

另一種火花，中文與哲學的親密接觸



智慧不夠的話，要自成一家或在哲學理論上提出個人之見，就比較困難了。老師認為哲學系的學生都普遍有一個出路的危機，除了當哲學教授外，沒有一個事情是哲學系畢業後直接可以做的，他們可能會有一種恐慌，覺得自己現實上的生命跟所追求的理想距離很遙遠；然而他們可以轉行，雖然他們在現實上學習的能力，可能還不如中文系的學生，但是對於探討問題的態度，那種抽象、要求能夠玄遠、普遍性的思考，是超過文學院其他的科系。老師還說，如果他能夠靈活運用，可能他們還學得比別人更快。

「我現在教同學，主要是負責思想義理。在這個地方，就是有哲學系的思辨跟中文系中的文獻研究做結合。」楊祖漢老師提到，他希望能夠保有中文系那種踏實、具體及沉潛的心思，肯老老實實地下工夫去研究，然後再加上一些思想、義理應該有的那種重視思辨、問題思考的素養。他說，你讀文獻要形成問題意識，你不能只是解釋那個文獻而已，從文獻裡要看出問題，然後順著這個問題來思考，該如何解決較適當、合理。老師的理想是把這兩方面結合，希望能夠訓練中文系出身的同學加強他們的義理、思想的訓練，然後能夠把中國的思想義理做一個現代的詮釋，把裡頭精彩的東西用一個比較嚴格的問題性的思考方式來顯顯化，他覺得中文系同學的能力，可以朝這個方向來發揮。

打造中文新氣象

對於系上的事務，楊祖漢老師有一些想法希望能付諸實現。在老師之間，他希望能夠培養論學的風氣，除了一般同事的關係外，也能夠成為互相論學的朋友。所以楊祖漢老師要求系上所有的老師都要參加每個月一次的問題小集，就是每個月都請兩位老師來發表他們的論文，然後讓其他老師們去聽，然後討論，藉此培養及鼓

勵系內學術討論的風氣。其次，是推動研究計畫，楊老師希望每年所有老師申請國科會的研究計畫，他認為老師參加研究計畫除了自己要研究，也會帶著學生一起訓練；學生要當助理，也會帶動其他學生的研究。他還表示，現在校內也有五年五百億的研究計畫，系內也有幾個計畫，透過這樣，老師們常常也會互相鼓勵，像年輕老師要升等或是比較年長的要多發表論文……所以才希望能夠繼續推動。

在學生的訓練上，楊祖漢老師覺得略顯不足。他認為雖然系上廣義屬於義理的課也不算少，只是思辨的基本的訓練可能還不太夠，邏輯或思想方法那一類型的課應該要加強，像今年開的論文寫作，就是改革的一個重點。但老師覺得除了修課外，學生也應該多參加課餘的讀書會。對於是想朝義理方面研究的同學，他提供幾個步驟：就是要先廣泛地閱讀，讀完書要會整理筆記，然後必須要和別人討論，才會形成所謂的問題意識，最後針對那個問題再去寫論文和做研究。另外，他認為閱讀嚴謹的西方哲學名著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因為那些專著，如康德的三大批判書，一句一句、一段一段都扣得很緊，要表達一個東西就會咬著不放，使你的思維按照一定的理路去想，藉著思考的過程，自然就訓練出你的思辨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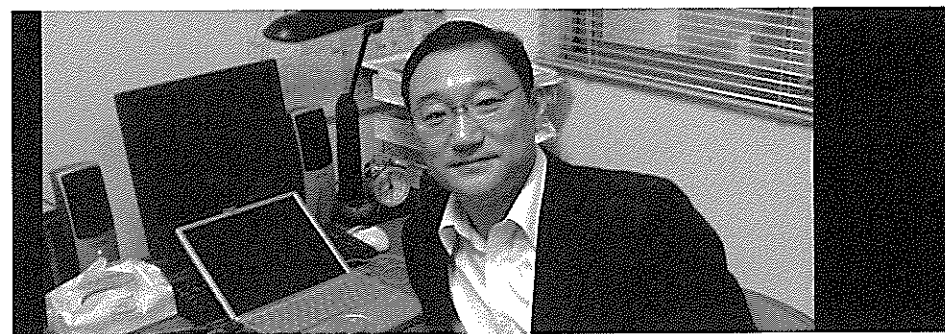
老師強調，自己對研究義理方面，雖然說有偏好，但是沒有偏見，因此想要維持傳統中文系的義理、詞章、考據都有的那種風氣，所以才希望中文系的畢業學分能繼續維持在一百四十左右，以確保在各方面的專業訓練都能足夠。楊祖漢老師建議我們不要先做一個專家，因為一開始就專研一個東西，不知不覺就會變得視野狹隘，執著在某一方面而忽略了整體，他鼓勵我們廣泛涉獵各方面的知識，做一個全方位的中文人。

漂洋過海來取經

晚明與馮夢龍的邂逅

專訪大木康教授

於2006年八月來台，擔任中央大學中文系客座教授。也因此使中大學生得以認識此位鍾情中國文學三十載的學者。這位如三藏取經般東西千里跋涉，以及擁有孜孜不倦的求學精神，總是充滿好奇心的學者，是如何與中國文學結下不解之緣呢？以下訪問將帶您一窺其中心路歷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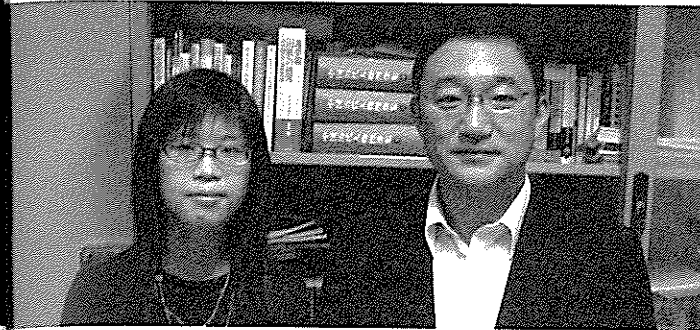
撰稿／中文二 江梅綺

在清爽的三月初春早晨，空氣中還帶著一絲微涼，在大木康老師迎面走來的笑容中，推開了位於舊文院二樓的研究室大門，也彷彿走進了一個專情於中國文學異鄉學者心中的秘密花園。

大木康老師於1959年一月生於日本，1981年三月畢業於日本東京大學文學部的中國文學系，之後就讀該校研究所。博士班在學期間，曾於1984年九月至翌年八月赴中國大陸上海復旦大學留學。1986年起，歷任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助手（助理教授）、廣島大學文學部副教授、東京大學文學部副教授等職。1998年九月取得文學博士學位，並於1999年八月到美國哈佛大學擔任訪問學者一年。2001年四月調職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2003年八月升任教授至今。著作有《馮夢龍〈山歌〉研究》、《中國遊里空間》、《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明清文人的小品世界》等專書。

夕映象

漂洋過海來取經，晚明與馮夢龍的邂逅密接觸



喜愛中國文學緣起

問：您為何選擇了文學作為一生的志業，而又為什麼特別喜愛中國文學，這和您的成長背景是否有關聯？

答：

最初還是受到父親的影響較大，他並不是個學者，而在公司工作，但他休假在家時喜歡閱讀，尤其特別喜歡文學、歷史等人文類的書，所以我從小一直以為「人是一定要讀書的動物」。父親也同時學習日本傳統戲劇「能樂」，可以說是對於文化方面非常感興趣的人，我受到他的影響，所以從小就養成讀書的習慣。

接下來是初中一年級的時候，我上的是東京的初中、高中，東京有一個地方叫神保町，是東京有名的書店街，初中一年級的時候偶然到那裡，從此就非常喜歡去看書、買書，可以說我是在神保町長大的，那裡也有幾家賣中國書的書店，我至少一個星期要去一次神保町，像是中毒一樣不去不行！

文學的領域很廣闊，我也喜歡讀西方和日本的文學作品，但為什麼特別喜歡中國文學？這是因為日本的中學，有所謂的漢文課，包含在國語教學中。教材都是中國古典，比如論語、孟子、李白、杜甫、唐宋八大家散文，都在課本上面。我非常喜歡漢文課，中學那個時候特別喜歡陶淵明，一直到現在。這可以說是我和中國古典的第一次邂逅。還有當時在電視上有中國語講座，是教中文的節目，看節目聽中文的讀音，覺得非常美。而這兩種學習中文的管道對我來說剛好形成互補，因為學校漢文課是用日文解釋，不能聽到中文的發音，而在電視上可以透過節目練習，那時候覺得中文念起來非常優美，大概就在初中或高中的時候，決定要讀中文，往中國文學方面發展。

問：老師那時候是自己自學中文的嗎？

答：

一開始只是透過電視節目學，正式學中文是大學一年級的時候。我讀的是東京大學，大學四年的前兩年叫做「教養學部」，這是一種類似通識教育的基礎課程，後兩年才選擇自己的專業。前兩年和後兩年的校區也不一樣。前兩年的「教養學部」比較重視學習語言，學習第二外語。學生所屬的班也由第二外語來組織，像德文班、法文班之類。我在高中的時候已經決定要讀中文，所以很自然地選擇中文為第二外語，屬於中文班。

問：老師剛才提到在日本的時候喜歡去神保町買書看書，那到台灣之後都去哪裡呢？

答：

還是喜歡買書看書，現在去台北各書店尋訪，已經養成自己的固定路線了，常去臺灣大學附近的秋水堂、山外圖書、問津堂、誠品、上海書店，如果去市政府附近，會去聯經上海書店然後到誠品，也很喜歡去重慶北路上的書店看書，雖然現在已經可以在網站上訂書買書，但還是偏好自己親自走訪書店翻閱書本的感覺。

最愛晚明馮夢龍

問：中國的歷史這麼長久，為什麼特別對晚明有興趣並加以研究？

答：

這也跟大學我受的中文教育有關係。我上大學是1977年，今年2007年，赫然發覺自己學中文已經過了三十年。當時有一位教中文的老師，和對中國文學有興趣的同學共同組成一個課外讀書會，剛開始大家一起讀

《三言二拍》，老師選讀了《三言》中有名的「賣油郎獨占花魁」。我非常喜歡這個故事，這算是我和晚明馮夢龍的第一次見面，這是我大學一年級的事情。後來我在大學三年級選擇中國文學為專業。當時大學部畢業要寫畢業論文，因為我對先前所讀的《三言》太感興趣，所以也很自然地選擇馮夢龍做研究的對象。後來碩士論文、博士論文都以馮夢龍研究為主題。之後也發表一些關於晚明出版、科舉、青樓文化的文章，都是由馮夢龍研究延伸而來。馮夢龍可以說是我對晚明文化和中國文學的一個「展望台」。

問：老師您認為馮夢龍是何處特別吸引您呢？

答：

因為馮夢龍活動的範圍很廣泛，看他的作品，就能夠了解中國文學和中國文化的很多面向。他的著作，經史子集都有。雖然是科學的參考書，但是他寫了好幾本有關四書五經的書。我的博士論文是關於馮夢龍所編的《山歌》研究，山歌是一種當時所流行的愛情歌曲，馮夢龍蒐集這些歌謠編輯成《山歌》一書出版，內容涵括許多男女互相逗引，嘻笑怒罵的玩笑話，可以說是比較不正經的文學作品。一個人可以同時寫作正經的作品，一面也關心民間通俗的愛情歌謠發展，我覺得這個人的規模很大。他本人也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如果可以跟他一起喝酒聊天應該會非常愉快！

上海留學大發現

問：您曾經到上海的復旦大學留學，當初選擇地點，是

否有什麼特殊考量？以及在留學期間有何特殊見聞？

答：

我到復旦大學留學是1984年的事情，當時我是博士生。因為我所研究的馮夢龍是蘇州人，所以我對江南文化一直很有興趣，因此選擇到上海留學。其實我最想去的是蘇州，可惜1984年當時蘇州還沒有接受外國留學生的大學。

談到見聞和影響，很有趣的是我一到上海，發現在學校裡大家都講所謂的普通話，也就是我在日本課堂上所學習的中文，但是走出學校坐公車或到外頭去，大家都在說上海話，我完全聽不懂。那時才發覺中國有一個「方言的世界」存在著，感覺很驚訝，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發現。從前我的老師那一代還沒有機會到國外去留學，在日本所學的中文就只有普通話，也就是國語，因此，只能透過文字上的材料來了解中國，而我們已經可以親自登門造訪。到北京或到東北去可能又有點不一樣，可是我到了上海，就與上海話的世界邂逅，或說是衝突，這在我對中國的認識上是很大的發現。其中一個原因，我聽說好像是八十年代之前的中國和台灣，當地人雖然還是會講當地的語言，但學者在學術上的方言研究好像是一種禁忌，這大概是由於中央政府推行說普通話政策的因素，在八十年代之後才漸漸開始有方言的研究。

關於地方的慣用語方面，因為在上海學中文，所以我一直以為paper（紙）就叫做「紙頭」，但是台灣並不常這樣說，所以之前曾經在中大的課堂上開了笑話。到每個地方我都會學習一點點當地的語言，現在也

漂洋過海來取經，晚明與馮夢龍的邂逅密接觸



學了一點台語，像是台語的「你好」、「不好意思」之類，學一些當地的語言，在跟大家談話時會比較有一種親切感吧。

由於我所研究的馮夢龍《山歌》是用四百年前的蘇州方言寫的歌謠，我自己學了一些蘇州話，也詢問許多蘇州人，才完成這個研究。曾經到蘇州的鄉村從事好幾次田野調查，尋找當地老人家，聽他們唱曲，由於這大多是農民工作時唱誦的歌謠，所以不需要樂器演奏，是很樸素的歌曲。除了對於文獻有興趣，為了要深入了解文獻，我喜歡到當地去考察。我寫過一本《中國遊里空間》，這是關於過去南京秦淮河畔的青樓區，我寫這本書的時候，就帶了老地圖實際到南京的秦淮去看、去拍照。當然現在秦淮一帶的建築都是後來新建的假古董，但還是自己親自去看現場比較能感受到一種懷古的氣氛，想到古代人曾經在此活動，走在四百年前馮夢龍也走過的路上，會有一種感慨。我喜歡有民俗味、較貼近人們生活的作品，之所以喜愛馮夢龍這是原因之一。也喜歡高雅的詩詞，兩種類型予人不同的感受，喜歡的東西很多，這樣就更幸福了，從很多不同的面向看文學，這是我的方法也是興趣，如此生活就更加多姿多彩。

特別的中日經驗比較

問：在台灣生活的這段期間，對台灣哪些部分留下深刻印象？曾實地走訪過哪些地方，有什麼特別的發現？

答：

我想最深刻的印象還是台灣的中學國文教育，我看了台灣的初中、高中課本，裡面有許多古典詩詞文章。在日本的漢文課雖然也講古典，但是排課時間很少。台灣的國文課，從初中、高中就念很多古典的文章，我覺得這樣非常好。感覺在日本比較忽視古典，社會有一種比較沒有準則的感覺，在台灣社會實際的情況我不太了解，但從教科書的狀況來看，最起碼比日本或大陸更重視古典。知道古典的名句典故，可以豐富人生，從中可以建構自己對於世界的看法、觀點，就目前所見比較，台灣在文言文古典的教育上是最豐富的。

問：請問從您在教學經驗中的觀察，日本跟台灣有什麼不同？

答：

現在日本的狀況，中學生考大學還是被視為最重要的事情。為了考好的大學，就要考好的高中，為了要考好的高中，就要考好的中學，為了考好的中學，小學的時候就要開始為考試而學習準備。這樣的情況，在日本、台灣、中國大陸、韓國幾乎都一樣，在亞洲升學主義下的教育情況都很類似。

當然在日本的大學招生考試當中也包含了國語，也就是在台灣所說的國文，可是在國文課裡面就不一定重視古典。在日本的國語教學有三個部分，一個是現代文，一個是古典，也就是日本的古文，例如源氏物語一類的，第三個部分是所謂的漢文，是中國的古典。這三種都包含在內，但漢文所佔比率非常少，不少大學考試是沒有漢

文的。沒有考試就不讀漢文，而考試影響教學，所以中學也教得比較少，這是很自然的情況。不過還是學過古典才能學習到那些流傳幾千年或幾百年的錦言佳句，這是很有好處的。就算考試結束容易忘記之前所背誦的文句，但總會留存一部分，累積在腦海中，人生中一旦遇到困境，就會重新想起那些句中的哲理。這是古典的好處。

問：來到台灣之後，有沒有做過田野調查了呢？

答：

這一次還沒有做過。只是幾年前曾去台北市內和台北郊區和其他幾個地方看過歌仔戲而已。我對於演出戲曲的環境感興趣。一般戲曲原來是在廟會時演出，比如說媽祖的生日，媽祖廟前面會臨時搭一個舞台演戲，主要是演給神仙看。這是原來看戲、演戲的方法和環境，不一定是在劇場裡表演和觀賞，我對這樣一個原始的演出環境很感興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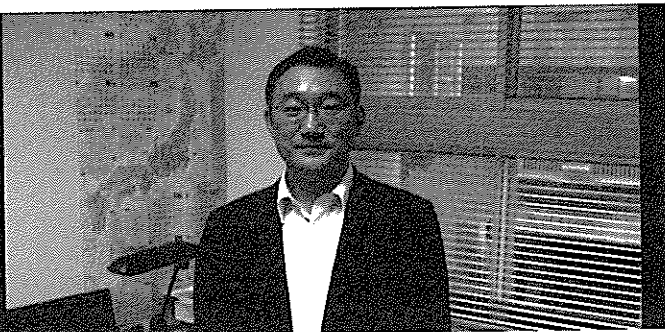
之前到大陸去，因為當地的宗教原則上還是被禁止，所以不容易看到這樣的演出情形，但在台灣就看得。我曾經到台北三峽還有台南附近看野台戲。過一陣子，到農曆三月二十三媽祖生日，就到處都有這樣的野台戲表演，我喜歡到處去看民間的野台戲演出。之前也去過苗栗客家山歌節聽過客家山歌的演唱，今後有機會想再來繼續深入研究台灣這方面豐富的民俗材料。但是能唱這方面的材料的人年紀都大了，必須要趕緊著手收集資料，否則隨著時間過去，老年人漸漸凋零，這方面資料流失的速度是相當快的。

問：日本的學生和台灣學生有什麼差異呢？

答：

同一個年代的學生，再加上現在這樣全球化的世界，其實沒有多大的差別。但在住宿方面是不太一樣的。現在中大有很多學生是住在學校的學生宿舍，但在東京，住在學校的學生很少。學校雖然也有學生宿舍，但規模很小，許多人從家裡通勤上學。從外地來租屋的人，也不一定住在學校附近。住在學校，可以想像一個房間住四個人，有時候不太自由，比較麻煩。在日本通常是自己租一個房間一個人生活。自由是自由，但人與人的關係就比較淡薄。一個系的同班同學住在一個宿舍，從早到晚一起生活，應該是關係非常密切的，可以成為一輩子的好朋友了吧！在這方面我真的很羨慕台灣的學生。在日本的大學生幾乎沒有這樣的情況。即使晚上一起吃飯聚會，但還是要各自回家，至少需要花一個小時或更長的時間，所以到了一定的時間就得說再見。同學朋友在一起相處的時光很有限，只有上課或在研究室的時間而已。對於日本的學生來說，這是一個外在的環境影響，使得彼此的關係較為疏離。我自己在上了大學之後就發現和同學之間發生衝突的機會減少很多。雖然少了衝突也是好事，但這也是彼此間距離拉遠的證明吧。人和人之間就是因為距離近，想法有交集才會有衝突，但若距離遠，遇到麻煩處，不過就是離開而已，兩者各有利弊。像我從東京家裡到學校，坐電車要一個小時，這還算近的了，但每天還是要通車來回。這次我來台灣住在中大校園中，就非常喜歡這樣的環境，吃完晚飯還可以到圖書館走走。

漂洋過海來取經，晚明與馮夢龍的邂逅密接觸



展望迎向未來

問：對於就讀中文系的學生或是未來想從事學術研究的同學們有什麼建議？以及自己在學術生涯中的甘苦談。

答：

我想，要讀文學，對其他的領域應該也感到興趣。廣泛的閱讀，才能夠更深入的了解文學作品。讀文學作品的一個重點，就是要讀到一個作品的「行間」，讀兩行之間的空白處，也就是作者未寫明的部分，即「言外之意」，這就要具有比較廣的知識才行。如果想更了解一部文學作品，就必須知道當時的許多歷史民俗和生活環境，以及在作品寫成之後一直到現在的閱讀的歷史，不過最重要的還是要保持好奇心。

在我研究中國文學的過程中，明顯的意識到自己究竟是一個外國人，和中國文化有一段距離。我學中文，是希望從接近中國人的立場和目光去看中國的文學，但這是一個理想和目標，實際上是很難實現的事情。我的馮夢龍研究遇到的問題：第一，他是四百年前的人，這是時間上的距離。另外，他是住在蘇州的中國人，這是空間的距離。我研究的目標也在於如何縮短這樣的距離。在日本有位研究中國文學的大師曾說過「我的想法就和中國人一樣」這類的話，但我並不很相信這樣的說法。我倒希望，就因為有距離，和身為外國人，才能發現和看得到中國文化中一些特別的地方。如果可以這樣的話，也算是對於世界上中國文學研究的貢獻吧。

好奇心無窮的愛書人



能訪問到國外遠道而來的教授，是一次特別而難得的經驗。過去只知道老師的研究主要在於晚明江南的出版文化、俗文學、青樓文化以及當時科舉制度，卻不知道這一路走來的學術研究，都是起因於對馮夢龍的深切喜愛，進而延伸擴展而來的。從訪談中能看出老師的興趣十分廣泛，也積極地走訪蒐集並發現許多寶貴的研究資料，時而促狹的語氣，使得這位研究成果豐碩的學者展現出童心未泯的一面。

而時時保持好奇心和求知欲，正是老師從事研究的態度，和成功發展出如此多風貌研究成果的不二法門。聽到老師對於公館和台北其他地區的書店分布如數家珍，令人佩服他對於書本敏銳的嗅覺，無論到哪裡都努力地伸長知識的觸角，搜尋當地看書、買書的好去處，可說是無書不歡。

曾聽過「給孩子最好的禮物，就是從小培養孩子閱讀習慣。」這樣的話，在大木康老師的身上得到了深刻印證，因為父親的緣故，在耳濡目染的影響之中，養成老師從小愛書看書的習慣，無形中奠定了日後從事研究的良好基礎。在廣泛的興趣和旺盛的求知欲帶領下遨遊在知識的領域中，努力朝著目標和夢想邁進，如此身體力行、積極進取的精神實在讓人佩服。

飄逸、現代文學

氣質、衝突、

專訪莊宜文老師



撰稿／中文三 劉韋佐

身著粉紅色毛斜領羊衫，一貫地笑臉迎人，而我們曾經懷疑這氣質氛圍是否如飄飄仙女；於是她不只手執育教傳授，更換上一襲乳白色的裙裝，起舞，在講臺之外的臺子上。她說的衝突與蟄伏我們難以從表面窺出，但綺麗的年輕活力正為傳統的框圈透一口氣。她是現在教授台灣文學與現代小說課程的莊宜文老師。

夕映像